

元宵笔会



记忆里,童年的元宵几乎空白,留下的唯有前刺波弄四下里奔走的寒气,坡地间枯落的番薯藤叶,早晨霜气里闪亮的金黄——那是从观音山顶洒下的日光。寒鸦三两声,牛犁墙根倾。那个年头,一过正月初五,父亲他们就早早开工了,在生产队里侍弄田地,或喂牛以番薯老藤,或拾掇以箩筐草把。而到正月十五,整个生产队早已出门,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,三三两两的,蚂蚁般散落在旷远的田野上。

少年的元宵有了一丝影迹,在三弄大队部场地里狮子舞动的影子里,在年景好的家门外挂着的红灯笼里。曾经,有一年,姐姐还带我们兄弟俩一起到“衢山影剧院”,看闹盈盈的游行,舞龙的,踩高跷的,跑旱船的,扭秧歌的,从桂花园、岳冠那边蜿蜒而来,欢腾着而来,看的是舞,是形,是色彩,听的是锣、鼓、铙,走进内心的却是岛上人们对生活的憧憬和激情。队伍长长的,然而观看的人更长,有的人从紫金山、岳冠那边一直跟随而来。记忆里,家里第一次吃汤圆就在那一年,猪油馅,是母亲亲手捏的。也许是母亲第一次做,“元宵煮食浮圆子,前辈似未曾赋此”,没把握好火候、馅料什么的,那次汤圆并没给自己留下特别的味道,但元宵,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,从此走进了自己的心底。

真正有元宵这个概念的,是读舟山师专时的事了。但那时候见到的元宵,是诗人笔下的元宵,是唐风宋韵里的元宵——原来我们一直有元宵节,有这一传统。元宵回归,文化回归,这个民族的根也在回归。

在那儿,我看到了元宵的美。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,我发现宋代的元宵灯市竟有五天,从正

元宵,怀念岁月

□许成国

月十五到十九;临安(今杭州)还会搭建一座高达数丈的“鳌山灯棚”,上面燃灯数万,连皇帝也会坐着敞轿,去观灯,还会给周边的游人一些打赏,留下了“金杯赐酒”的美丽传说。还有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,多美——在这个众生欢乐的节日,俊男靓女都走出书房、闺阁,走进元宵的红火里,去寻找自己心仪的高雅和青春心跳。

在那儿,我看到了元宵的乐。苏东坡有“灯火家家有,笙歌处处楼”之诗,范成大也有“吴台今古繁华地,偏爱元宵影灯戏”之句,更有辛弃疾的那一阙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”,如今,每当听到那个“经典传唱人”唱起这首《青玉案·元夕》来,真的还能激情澎湃,泪奔四海。都说柳永之词适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吟唱,而此曲诚为铁板铜琶,好一曲“大江东去”之慨。

在那儿,我也看到了元宵的情。那是青春的元宵,是奔涌着人性的元宵,是期盼着政通人和的元宵。“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;不见去年人,泪满春衫袖”,这是欧阳修的爱慕之情;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,那是辛弃疾的别样钟情与倾慕,大有胡杨“等你三千年”的古古情愫了。

人到中年,感到元宵越来越讲究了。每到新春来临,文化部门边忙春节边忙元宵,县城里一台晚会总是少不了的,说不定还会设一条夜街,吃货们饕于美食,红裙纤手们也会流连于街灯市尘间,连街道、社区也会演一台戏。

那一年,城里的文化广场特别热闹,离元宵

节还有好几天,就传出有关元宵灯会的一揽子消息。一家子架不住这闹猛劲,也随着人流盘桓了一番。红叶大酒店路上有一长排的美食摊,从新疆的烤羊肉串到海南的椰子果肉,来自天南地北的小吃名点似乎都在这里亮开了身段。广场的西边安排的是猜谜语,10岁的女儿比她的爸妈还要灵活,当我们还在飘动的纸条间或念念有词或纠结不清时,女儿已经从领奖处领到了两份奖品。

文化广场的正中心则在演杂技,外三层里三层,挤得水泄不通,女儿也想看,于是我想了个办法,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肩上。那一刻,多么希望女儿能站在她父亲的肩膀上,将人生看得高些,将人世看得远些,成长路上能走得更好更美丽。

这三年,因新冠疫情,元宵也寥落起来,可兔年一到,这个岛城似乎缓过气来,鞭炮噼里啪啦,街灯十里长街。

而元宵一过,新春一走,这个人世又将开启新的告别与前行,复始新的春光与秋月。人生何尝不是一幅长轴画卷,且剪这一截元宵时光,握那些一路相随的暖,留下淡淡浓浓的亲情爱意来。

行笔至此,竟生出些感慨:人去,时光也变老;年去,春风就要来。似水流年里,往事成泪都为痛,曾经的姐弟之爱、兄弟之情,如今都在岁月的长河里沉寂,我在这头,他俩在那头,相印的是共同遥望,穿越的却是时光的虚空。

且借这个元宵,让我为你俩点一盏心灯,照一段赶往天堂的路;也让我放下自己,怀揣元宵的这份思念,还有对父母两老的祝福,一路前行,一路沉吟。

元宵笔会



多少年以后,再没有认认真真驻足去看一场花灯。记忆久远,我已经快要忘了灯会的热闹,只记得一个场景:鲜红的灯笼挂在冬天冰凉枝干上,一页灯谜用隽秀的小楷跃然于纸,用手握住灯谜,驻足,浅谈,思虑,然后会心一笑。

那个年代,事物发展缓慢,虽寒风透骨,但面颊温热。父母拉着我的双手,在街道热闹处买上看花灯的零食,父亲将我举过头顶,放在肩上,甜甜的冰糖葫芦色彩鲜艳,甜味里有幸福的触觉,花灯亮着,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总要站在一盏花灯下仰望很久,记下一段灯谜,去寻找答案。我总是想去看看那些编制精美的花灯,太阳是不是贴了一张反光的荧光纸,草上是不是涂了绿色的青漆,造型巨大的会动的人形里是不是真的藏了一个人。还好,我没有发现后台,乐池以及幕布隐藏的“人”,不然一个孩子的内心会失去一份天真吧。

去到有花灯的地方

□梅森

离开故乡,江南温暖。到过江南错落的庭院,古树苍劲,小桥流水;到过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,品尝着美食,然后在一处小岛上工作和生活,山岫生烟,和风吹拂,草木味清冽而新鲜。

故乡像是一道光滑发亮的门槛,再去跨过时,发现只剩下了回忆和祝福,诸多事物都不会朝愿景的方向走,一边撤离一边丢失,在某刻站在海边时像站在颓圮泥墙那样时去怀念过往。这有点让人奇怪也让人悲伤,我心喜那些人间的繁华,但内心却从未舍却那一点点温暖。

“上面写了什么?”我问。“一口咬掉牛尾巴。”父亲乐呵呵说道,我也跟着乐呵呵笑着。不过我没想到答案,在人潮拥挤的热闹灯会下,父亲扛着我继续前行着,我也没想过很多年后的事情,而那些色彩耀眼,形态各异的灯

光成为一个孩子眼里的全部。

多年以后的灯会,我又见到了那个悬挂其间的灯谜,“一口咬掉牛尾巴”,我低声念出。物是人非,山长水阔,我已经知晓了答案,但是眼里却失去了那些美丽的灯火阑珊。我记起一句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句:我的灵魂枯萎,缩小,身体于它就成了一件太大的衣裳。

这个信息时代,我们知晓了很多唾手可得的的答案,也许是种幸福,可能提前品尝了甜味,但我还是会怀念父亲将我举过头顶,放在肩上看花灯的时候,他驻足在一株树下念出那个灯谜,为懵懂的儿子带来欢乐。“比如靠在栏杆上,低头看水的镜子,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,在我们身后,长出薄薄的翅膀”。

去到有花灯的地方,驻足仰望,不论江南还是故乡,思绪温热的一瞬,总有东西让人值得回忆。

元宵笔会



过去,六横岛上有个习俗就是到了正月十四,晚饭要吃一餐“菜米粥”,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。大概六横人提早闹元宵了。这个习俗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才逐渐淡出。

所谓“菜米粥”,顾名思义就是用青菜与米煮成粥。菜米粥其实也素荤之说,菜米粥里放点肉丝、猪油就成了荤的了,味道鲜美,但大多数还是放菜油煮成素的菜米粥。煮菜米粥非常花时间,从晌午开始就要在镬里熬了,因为没有高压锅、电饭煲等家用电器。

儿时的记忆就是风也吹不散,雨也淋不了。正月十四早上,母亲就开始准备了,把一些粳米或者一些糯米淘干净,然后放上清水浸泡起来,以便烧粥时容易烧得稠些。菜则是母亲过年时就留下的自种的大白菜心,还有花生,

红枣泥。

到了傍晚,就开始烧煮菜米粥了。先将浸泡过的米、花生、红枣泥一同倒入铁锅里,放好水,用柴火慢慢烧,慢慢熬,等到米渐渐成了稠粥,就把切好了的菜放到粥锅里,一起烧熟搅拌均匀,再加些咸味,菜米粥就烧成了。

晚饭开始了,母亲把烧好了的菜米粥一碗一碗帮我们盛好,摆放在小方桌上,待父亲在上方坐定,然后我们坐在两边,才动筷子开始吃菜米粥。

我记得十分清楚,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吃菜的,专挑拣花生和红枣吃,吃起来有点咸滋滋,甜丝丝的,浓稠的粥,味道鲜美。母亲知道我不喜欢吃菜,偷偷地把我那一碗少盛些菜,多盛些花生和红枣,这时,我吃得特别快,一下子两碗菜米粥就下了肚。

吃完菜米粥,我们兄弟俩穿上棉袄,我拉着弟弟的手,高高兴兴地去村口晒谷场上看戏。戏班子是村里的,称“九村剧团”,演员大多熟悉的,是同村的阿叔、阿婶、哥哥、姐姐。演的是越剧,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盘夫索夫》《秦香莲》等等,我最喜欢看“铡美案”。有时,还跟着叔叔、婶婶们到附近的寺庙里观赏喜灯,正月十四那天各寺庙都上了五颜六色的灯,还有串马灯、船灯、舞龙灯,放着鞭炮,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。我们跟在大人们的后面,饶有兴趣地观看着,依依不舍地直到深夜才回家。

现在,我们生活条件渐渐地好起来了,于是,不煮菜米粥,改为煮汤圆了。但是,每到了正月十四,我都会想起母亲煮菜米粥的情景和那缕味道。

元宵笔会



战鼓闹元宵

□刘小红

提起元宵,想起多年前的家乡的“百鼓播鸣颂盛世,欢天喜地闹元宵”活动,阖家欢聚,酒过三巡,兴致正浓,姐夫举杯说道:“今年高兴,我敬大家一杯,因为我们家今年出了个杨门女将,元宵节要参加战鼓表演比赛,欢迎大家给我们捧捧场……”

“好!来来来!我们大家共同举杯预祝大姐表演圆满成功……”瞬间大家欢呼四起。杯影交错中望着大姐满面娇羞的脸,实在想象不到从小体弱多病的姐姐,站在战鼓之前的模样。

常说“夜笙歌舞迎佳节,万家灯火闹元宵”。一个“闹”字便尽显了元宵的热闹。家乡的元宵节更为热闹,节目也更加繁多。

在这众多的表演中,“司马战鼓”远近闻名,姐姐将要参加的就是此项活动。战鼓历史悠久代代相传,每年都要力争夺得头彩,所以投入的人力物力会更多,准备时间也会更长一些。从腊月初开始,便开始用心编排,起早贪黑演练。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女纷纷积极参与,不计报酬。最大的鼓要十个人一起敲,手起锤落,整齐划一。“咚咚锵、咚咚锵……”由轻到重、由慢到快,再时急时慢,逐渐加速,瞬间震耳欲聋。每一次落下和抬起都要干脆利落,不可拖泥带水,演到精彩处还要同时跳起,相互交换鼓槌,做出各种动作,分毫不能出错,精准密集、金戈铁马,如雷般直击人心。演员的遴选十分严格,领队负责人在墙上早早写好曲谱,在全村男女老少中择优录取。一旦选中便开始严格管理,师徒传授,集体操练,从什么也不懂就开始练习,直到一步一步练成师傅般的原汁原味,甚至每人之间出场位置、间隔距离,步伐走向都有严格要求。如此艰难和严苛的要求,难以想象姐姐是怎么脱颖而出,通过层层选拔,最后才站到战鼓面前的。

正月十五这天我们全家早早集合出发,第一时间赶到表演场地,给母亲找了最好的观看位置,静待表演团队出场。早上八点钟,一组组一队队参赛队伍便按时入场,按排名先后顺序,逐一表演,扭秧歌、踩高跷、耍狮子、舞长龙、跑旱船,人山人海,锣鼓喧天。人们满怀喜悦通体盛装出行,金龙飞舞,雄狮翻腾。姐姐队伍排在第七名出场,50名演出者个个神采飞扬,如战场上的勇士雄壮威武,姐姐就站在大鼓的最右边,身着戎装,英姿飒爽。只听一声令下,木槌飞舞,鼓声四起。万槌砸下惊撼天空,响彻云霄,时而似万马奔腾,时而如春雷滚滚,鼓点紧凑,韵律十足。一招一式无不充分展现着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面貌。这时候她们不再是谁的媳妇,谁的娘,也不再是围着老公孩子热炕头转的农村妇女,就是上了战场的女将士,冲锋在前,为国杀敌。看着姐姐意气风发的模样,高兴之余我竟热泪盈眶,回头望去,只见母亲欣慰地望着台上的姐姐,也随着鼓点隔空比划着,似乎这时她就是战士的总指挥,满心欢喜,无上荣光。背后舞台的喇叭里放着豫剧《余太君》“……年轻人喜的是建功立业,老年人喜的是满门忠贞……”

场地里演员卖力地演,场地外观众激情高昂地附和。兴奋之余大人孩子也会加入表演的队伍,闻声击鼓载歌载舞。这样的场景不要说身临其境,就是想想就令人震撼。

有时候我想元宵可以是不舍可以是团聚,也可以说是新的征程,我们常常如候鸟般稍作停顿,转身又飞入新的旅程,奔向更好的明天。

带着全家的祝福,如同有战鼓加持般意气风发,重新踏上新的征程,或求学或工作或商海沉浮,有了年的团聚,家的祝福,似乎新的征程路走得更稳,更踏实,更有动力。

家既是港湾也是为你擂起战鼓的地方,让你斗志昂扬重新出发。所有过往皆成序章,新的希望就在眼前。

倡导低碳生活,
我们的健康生活!
爸爸说:以后出门就骑单车,
既减肥又环保!

绿色生活,你我同行

舟山市治堵办 宣

